



特 別
^21
4254
10

長徳
1286



院學要高田梅早一第
日2月2
司書番第NO.1286
入購
用室習演科

八二一
4254 -
10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 97-78 >

第三十一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毛寶放龜懸大印

世人盡說天高遠

宋郊渡蟻占高魁

誰識陰功暗裏來

話說浙江嘉興府長水塘地有一富翁姓金名鍾家財萬貫世代都員外性至堅吝平生常有五恨那五恨一恨天二恨地三恨自家四恨爹娘五恨皇帝恨天者恨他不常常六月多了秋風冬雪使人怕冷不免要費錢買衣服來穿恨地者恨他樹木生得不湊趣若是湊趣生得齊齊整整如意樹木就好做屋柱枝條大者就好做梁細者就好做椽却不省了匠人工作恨自家者恨肚皮不會作家一日不喫飯就餓將起來恨爹娘者恨他遺下許多親眷朋友來時未免費些費水恨皇帝者我的祖宗分授的田地却要他來收錢糧不止五恨還有四願願得四般物事那四般物事一願得鄧家銅山二願得郭家金穴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石爲金這個手指頭因有言四願五恨心上常不足積財聚穀日不暇給真個是數米而炊稱柴而爨凡損人利己的事無所不爲真是一善不作衆惡奉行因此鄉里起他一個異名叫做金冷水又叫金剝皮尤不喜者是僧人世間只有僧人討便宜他單會布施僧家的東西再沒有反布施與俗家之理所以金冷水見了僧人就是眼中之釘舌中之刺他住居相近處有個福善菴金員外生年五十從不曉得在菴中破費一

今古奇觀

卷三十一

文的香錢所喜渾單家氏與員外同年同日只不同時他偏吃齋好善金員外喜他的
是吃齋惱他的是好善因四十歲上尙無子息單氏曠過了丈夫將自己絞梳十餘金布施
與福善巷老僧叫他粧佛誦經祈求子嗣佛門有應果然連生二子且是俊秀因是福善巷
祈求來的大的小名福兒小的小名善兒單氏自得了二子之後時常瞞了丈夫偷柴偷米
送與福善巷供養那老僧金員外偶然察聽了些風聲便去呷天罵地夫妻反目直賠得一
個不耐煩方休如此也非一次只爲渾家也是個硬性鬧過完了依舊不理其年夫妻齊壽
皆當五旬福兒年九歲善兒年八歲踏肩生下來的都已上學讀書十全之美到生辰之月
金員外恐有親朋來賀壽預先躲出單氏又羨些私房銀兩送與菴中打一壇安醮一來爲
爲老夫婦齊壽二來爲兒子長大了道原心日前也曾與丈夫說過來丈夫不肯所以只得
私房做事其夜和尙們要鋪設長生佛燈叫香火道入至金家問金阿媽要數斗米單氏偷
開倉門將米三斗付與道人去了隨後金員外回家來單氏還在倉門口封鎖被丈夫窺見
了又見地下狼籍些米粒知尋私房做事欲要爭鬧心下想道今日生辰好日況且東西去
了也討不轉來乾拌去了涎沫只推不知忽住這口氣一夜不睡左思右想道討耐這賊禿
常時來惹惱我家到是我看家的一個耗鬼除非那禿驢死了方絕其患恨無計策待天明
時老僧舊擔一個徒弟來回覆醮事原來那和尙也怕見金冷水且站在門外張望金老早
已醮見眉頭一皺上心來取了數文錢從側門走出市心到生藥裏買些批霜轉到賣點心

的王三郎店裏王三郎正蒸著一籠粉粉攪一碗餡糖要做餅子金冷水袖裏摸出八文錢
撒在櫃上道三郎收了錢大些的餅子與我做四個餅却不要太多了你只捏著窩兒等我
自家下做則個王三郎口雖不言心下想道有名的金冷水金刺皮自從開這幾年點心舖
子從不見他家半文之面今日好利市難得他這八個錢勝似八百他是好便宜的便弄他
多下些餅去板他下次主顧王三郎向籠中取出雪團樣的熟粉取個一團兒遞與金冷
水說道員外請尊便金冷水却將批霜末悄悄的撒在餅內然後加粉做成了餅子如此一
連就做了四個執烘烘的收在袖裏離了王三郎店望自家門首踮將進來那兩個和尙正
在聽上吃茶金老欣然相揖揖罷入內對渾家道兩個師父侵早到來恐怕肚裏餓了適
纔鄰舍家邀我吃點心我見餅熱得好袖了他四個來何不請了兩個師父單氏深喜丈
夫回心向善取個朱紅碟子把四個餅子裝做一碟叫了養耗將出去那和尙見了員外回
家不敢久坐已無心吃餅了見了養耗出來知是阿媽美意也不好虛得將四個餅子裝做
一袖與聲呼噪出門回菴而去金老暗暗歡喜不在話下却說金家兩個學生在社學中讀
書放了學時常到菴中頑耍這一晚又到菴中老和尚想道金家兩位小官人時常到此沒
有什麼請得他今早金阿媽送我四個餅子還不會動放在櫃裏裏何不將來煨熟了請
吃一杯茶當下吩咐徒弟在櫃裏取出四個餅子擗房下煨得焦黃熟了兩杯濃茶擺在
房裏請兩個小官人喫茶兩個學生頭要了半晌正在肚饑見了熟騰騰的餅子一人兩個

都吃了不喫時猶可吃了呵分明是

一塊火焚著心肝

萬枝槍攪著腹肚

兩個一睡齊叫肚痛跟隨的學童慌了要扶他回去奈兩個痛做一堆跑走不動連老和尚也著了忙正不知什麼意故只得叫徒弟一人背了一箇學生隨著送回金員外家二僧自去了金家夫婦這一驚非小慌忙叫學生問其緣故學生道方纔到福善庵吃了四個餅子便叫肚痛起來那老師父說這餅子原是我家今早把他喫的他捨不得吃將來恭敬兩位小官人金員外情知踴躍了只得將磁霜實情對阿媽說知單氏心下越慌了便把滾水灌他如何灌得醒來七竅流血嗚呼哀哉做了一對鴛兒單氏千難萬難祈求下兩個孩兒却被丈夫不仁自家毒死了待要斬罵一場也是狂然氣又忍不過苦又熬不過走進內房解下來要羅帕白縵而死金員外哭了一場方纔收淚到房中與阿媽商議說話見梁上這件打鞦韆的東西嚇得半死登時就病上床不勾七日也死了金氏族家平昔恨那金冷水金剝皮慳吝此時天賜其便大大小小都蜂擁而來將家私搶個罄盡此乃萬貫家財有名的金員外一個終身結果不好善而行惡之報也有詩為証

餅內磁霜那得知

害人反害自家兒

舉心動念天知道

果報昭彰豈有私

方纔說金員外只為行惡上折散了一家骨肉如今再說一個人單為行善上周全了一家

骨肉正是

善惡相形

禍福自見

戒人作惡

勸人為善

話說江南常州府無錫縣東門外有個小戶人家兄弟三人大的叫做呂五第二的叫做呂寶第三的叫做呂珍呂五娶妻王氏呂寶娶妻楊氏俱有姿色呂珍年幼未娶兄弟中只有呂寶一味賭錢喫酒不肯學好老婆也不甚賢慧因此妯娌間有些面和意不和那王氏生下一個孩子小名喜兒方纔六歲一日跟鄰舍家兒童出去看神會夜不回家妻兩個煩惱出了一張招子街坊上叫了數日全無影響呂五氣悶在家裏坐不過向大戶家借了幾兩本錢往太倉嘉定一路收些棉花布疋各處販賣就便訪問兒子消息每年正月二月出門到八九月回家又收新貨走了四個月頭雖然利息眼見得兒子沒有尋處了日久心慢也不在話下第五個年頭呂五別了王氏又去做經紀何期中途過了個大本錢的布商談說之閒知道呂五買賣中進透拉池同往山西發貨就帶幾貨轉來發賣於中有些用錢相謝呂五食了繩頭微利隨着去了及至到了山西發貨之後遇著連亮歲款討賬不起不得脫身呂五少年久曠也不免行戶中走了一兩遍走出一身風流痞服藥調治無面回家推倒三年癩癩痊好討清了賬目那布商因為積運了呂五的歸期加倍酬謝呂五得了一些利物等不得布商收貨完備自己販了些粗細絨襪相別先回一日早晨行至陳留地方偶然去坑廁出恭見坑板上遺下個青布搭膊執在手中覺得沉重取回下處打開看時

今古奇觀

卷三十一

三

都是白物約有百金之數呂玉想道這不意之財雖則取之無礙倘或失主追尋不見好大一場氣悶古人見金不取拾帶重還我今年過三旬倘無子嗣要這橫財何用忙到坑厠左近伺候只等有人來抓尋就將原物還他等了一日不見人來次日只得起身又行了五百餘里到南宿州地方其日天晚下一個客庄過著一個同下的客人閒論起江湖生意之事那客人說起自不小心五日前侵晨到陳留縣解下搭膊登東偶然官府在街上過心慌起身却忘記了那搭膊裏面有三百兩銀子直到晚間脫衣要睡方纔省得想著過了一日自然有人拾去了轉去尋覓也是無益只得自認晦氣罷了呂玉便問老客尊姓高居何處客人道在下姓陳祖貫徽州今在揚州市上開個糧食舖子敢問老兄高姓呂玉道小弟姓呂是常州無錫縣人揚州也是順路相逢見到你彼奉拜客人也不知詳細答應道若肯下願最好次早二人作伴同行不一日來到揚州市口呂玉也到陳家舖子登堂作揖陳朝奉看坐獻茶呂玉先題起陳留縣失銀之事盤問他搭膊模樣是個深藍青布的一頭有白線緝一個陳字呂玉心下曉然便道小弟前在陳留拾得一個搭膊到也相像把來與尊兄認看陳朝奉見了搭膊道正是搭膊裏面銀兩原封不動呂玉雙手遞還陳朝奉陳朝奉過意不去要與呂玉均分呂玉不肯陳朝奉道便不均分也受我幾兩謝禮等在下心安呂玉那裏肯受陳朝奉感激不盡慌忙擺飯相款思難得呂玉這般好人運金之恩無門可報自家有十二歲一個女兒要與呂君攀一照親往來但不知他有兒子否飲酒中閒陳朝奉問道

恩兄令郎幾歲了呂玉不覺掉下淚來答道小弟只有一子七歲前爲看神會失去了至今並無下落妻亦別無生育陳朝奉聞言沈吟半晌問道恩兄令郎失去時幾歲了呂玉道剛剛六歲陳朝奉又問令郎叫甚麼名字狀貌如何呂玉道小兒乳名叫做喜兒痘瘡出過面白無麻陳朝奉聽罷喜動顏色便喚從人近前附耳密語從人點頭領命去了呂玉見他盤問蹊蹺心中疑感須臾有個小厮走來年紀約莫十三四歲穿一領蕪湖青布的道袍生得眉清目秀見了客人朝上深深作個揖便對陳朝奉道爹爹喚喜兒則甚陳朝奉道爾且站著呂玉聽得各字與他兒子相同心中愈疑著那小厮面龐頗與兒相似聽得他呼爹稱兒情知與陳朝奉是父子不好輕易啓齒動問懷愴之色形於面貌目不轉睛看那小厮那小厮也舉眼觀看呂玉忍不住問道此位是令郎麼陳朝奉道此非我親生之子七年前有下路人攜此兒到這裏說妻子已故止有此兒因經紀艱難欲往淮安投奔親戚中途染病盤纏用盡願將此兒權典三兩銀子一到淮安尋見親戚便來取贖學生憐他落難將銀付彼那人臨別涕泣不捨此兒倒不以爲意那人一去不回學生疑惑後來細問此兒方知是無錫人因看會失落被人哄騙到此父母姓名又與恩兄相同學生見他乖巧憤甚愛惜他將他與子女一般看待同小兒在學堂中讀書學生幾翻思到貴縣訪問恨無其便適纔恩兄言語相同物有偶然事有湊巧特喚他出來請恩兄親自認個詳細喜兒聽說掉下淚來呂玉亦淚下道小兒還有個暗記左膝下有兩點黑痣喜兒連忙捲褲解襪露出左膝果

然有兩點黑疵呂玉一見便抱喜兒在懷叫聲親兒我是你的親爹了了了你七年何期在此相過正是

水底撈針針已得

掌中失寶寶重逢

筵前相抱慰懇認

猶恐今朝是夢中

當下父子感傷自不必說呂玉起身拜謝陳朝奉小兒若非府上收留今日安得父子重會陳朝奉道恩兄有還金之盛德天遣尊駕到寒舍父子團圓小弟一向不知是令郎甚愧忘慢呂玉又叫喜兒拜謝了陳朝奉陳朝奉定要拜還呂玉不肯再三扶住受了兩禮便請喜兒坐於呂玉之旁陳朝奉開言承恩兄相愛學生有一女年方十二歲欲與令郎結絲蘿之好呂玉見他情意真懇謙讓不得只得依允是夜父子同榻而宿說了一夜的說話次日呂玉辭別要行陳朝奉留住另設個大席面管待新親家新女婿就當送行酒行數巡陳朝奉取出白銀二十兩向呂玉說道賢婿一向在舍有慢今幸些須薄禮權表親情萬勿固辭呂玉道過承高門俯就舍下就該行聘定之禮因在客途不好苟且如何反費親家厚賜決不敢當陳朝奉道這是學生自送與賢婿的不干親翁之事親翁若見却就是不允這頭親事了呂玉沒得說只得受了叫兒子出席拜謝陳朝奉扶起這些微薄禮何謝之有喜兒又進去謝了丈母當日開懷暢飲至晚而散呂玉想道我因這還金之便父子相逢誠乃天意又攀了這頭好親事似錦上添花無處報答天地有承親家送這二十兩銀子也是不意之財

何不擇個潔淨僧院糴米齋僧以種福田主意定了次早陳朝奉又備早飯呂玉父子吃罷收拾行囊作謝而別喚了一隻小船搖出外開約有數里只聽得江邊鼎沸原來壞了一隻大載船落水的號呼求救嗷上人招呼小船緊要賞犒在那裏爭嚷呂玉想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比如我要去齋僧何不捨這二十兩銀子做賞錢救他撈救見在功德當下對眾人說我出賞錢快撈救能救起一船人性命把二十兩銀子與你們眾人聽得有二十兩銀子賞錢小船如雨而來連岸上也有幾個會水性的赴水去救須臾之間把一船人都救起呂玉將銀子與眾人分散水中得命的都千恩萬謝只見內中一人看了呂玉叫道哥哥那裏來呂玉看他不是別人正是第三個親弟呂珍呂玉合掌道慚愧慚愧天送我撈救兄弟一命忙扶上船將乾衣服與他換了呂珍納頭便拜呂玉答禮就叫姪兒見了叔叔把還金遇子之事述了一遍呂珍驚訝不已呂玉問道爾却為何到此呂珍道一言難盡自從哥哥出門之後一去三年有人傳說哥哥在山西害了瘡毒身故二哥哥察訪得實嫂嫂已是成服戴孝兄弟只是不信二兄近日又要這廬地嫁人嫂嫂不從因此叫兄弟走到山西訪問哥哥消息不期於此相會又遭瀆瀆得哥哥撈救天與之幸哥哥不可怠緩急急回家以安嫂嫂之心遲則怕有變了呂玉問說驚慌急叫家長開船星夜赶路正是

心忙似箭性嫌緩

船走如梭尚道遲

且說王氏聞丈夫凶信初時也疑惡破呂實說得活龍活現也信了少不得換了些素服呂

寶心懷不善想著哥哥已故嫂嫂又無所出況且年紀後生要勸他改嫁自己得些財禮叫
渾家楊氏與阿媽說王氏堅意不從又得呂珍朝夕諫阻所以其計不成王氏想道千聞不
如一見雖說丈夫已死在幾千里之外不知端的夫小叔呂珍是必親到山西問個備細如
果然不幸骨殖也帶一塊回來呂珍去後呂寶愈無忌憚又連日賭錢輸了沒處設法偶有
江西客人要娶討一個娘子呂寶就將嫂嫂與他說合那客人認得呂大的渾家有幾分
顏色情願出十兩銀子呂寶得了銀子向客人道家嫂有些粧喬好好裏請他出門定然不
肯今夜黃昏時分喚了人轎悄悄地到我家來只看戴孝善的便是家嫂更不須言語扶他上
轎連夜開船去了客人依計而行却說呂寶回家恐怕嫂嫂不從在他跟前不露一字却私
對渾家做過手勢道那兩腳貨今夜要出與江西客人去了我又怕他啼啼哭哭先躲出去
約定他們黃昏時候便來搶他上轎莫對他說話還未畢只聽得窗外脚步响呂寶見有人
來慌忙走了出去却不會說明孝善的緣故也是天使其然却是王氏見呂寶欲言不言情
狀可疑因此特來察聽彷彿聽得搶他上轎四字以後莫對他說這句略高已被王氏聽在
耳內心下十分疑慮只得先開口問楊氏道奴與嬌嬌骨肉恩情非止一日適纔我見叔叔
語言情景莫非在我身上已做下背理的事嬌嬌與奴說個明白楊氏聽說紅了臉皮道這
是那裏說起媽媽兩要嫁人也是不難却不該船未開先下水王氏被他搶白了這兩句又
惱又苦走到房中啼啼哭哭想著丈夫不知下落三叔呂珍向在途中父母親族又住得遠

遠急切不能通信鄰舍都怕呂寶無賴不敢來管閒事我這一身早晚必落他圈套左思右
想無可奈何千死萬死總是一死只得尋個自盡罷主意已定換至日暮密窺動靜只見楊
氏頻到門首探望王氏見他如此連忙去上了閤楊氏道媽媽也是好笑這早晚又沒有強
盜上門恁般慌忙了兩的颯颯還要回來一頭說一頭走把簪都拔下來此時王氏已十分
猜著坐立不寧心如刀割走到房中緊閉房門將條索子搭在床上做個活落圍把個燈子
繫了脚叫聲皇天與我報應歎了口氣把頭鑽入圈裡簪簪落地跌開攪子眼見得不能敲
活了却是王氏祿命未終恁般一根粗麻繩不知怎他就斷做兩截按遍的一聲頻翻在地
楊氏聽得響响急跑來看時見房門緊閉情知說與急取水棒撞開房門黑洞洞的纔走進
去一脚絆著王氏跌了一交響都跌在一邊楊氏嚇得魂不附體爬起來跑至廚下點火
來看只見王氏橫倒地上喘氣口吐痰沫項上尚有索子縋住楊氏著了急連忙解脫忽聽
得門上輕輕敲响楊氏知是那話兒急急要去招引他進來思想響兒不在頭上不像模樣便
向地上拾取簪響忙亂了手脚自記黑的不拾反拾了王氏白響戴在頭上走出去探問那
邊江西客人已得了呂寶暗號引著燈籠火把撞著一頂花轎吹手雖有一副不敢吹打在
門上刺刺敲敲覺得門不上門一逕推開大門擁入裏面火把照耀早遇楊氏江西客人見
頭上戴著孝簪就如鐵鷹雀趕上前一把扯著便走家人齊來相幫只認戴孝簪的就搶搶
出門去楊氏急嚷道不是衆人那裏管三七二十一搶上轎時鼓手吹打起轎夫却也如

飛去了正是

一派笙歌上客船

錯疑孝善是良緣

新人若問新郎詎

只怨親夫不怨天

王氏得楊氏解去，案已是甦醒，聽得外面裏鬧驚慌，無措地門外鼓吹，頓起人聲嘈雜，漸漸遠去，按了半響，方敢出頭張望，叫嬌嬌時，那裏有半個影兒，心下已是明白，取鏡的錯，搶去了，恐怕復身轉來，急急開門，收拾揀起簪珥，黑髻歌息，一夜不眠，巴到天明，起身梳洗，正欲尋頂替，孝善來，戴只聽得外面敲門，響聲開門，却是呂寶口音，王氏惱怒，目不開門，任他叫得個喉乾口燥，方纔隔著門問道：「爾是那一個？」呂寶聽得是姨嫂聲音，大叫：「又見姨子，不肯開門，便吐道：『姨嫂兄弟呂珍得了哥哥實信，歸家快開了門。』」王氏聽說呂珍回來了，權將黑髻戴了，連忙開門，正是呂寶一個，那裏有甚呂珍？呂寶走至房中，不見渾家，見姨子頭上戴的是黑髻，心中大疑，問道：「姨嫂爾那裏去了？」王氏道：「是爾們自做的勾當，我那里知道？」呂寶道：「且問姨嫂如何不叙孝善？」王氏將自己縊死，繩斷髮落，及楊氏進來，跌失黑髻，聞聲親進來，慌搶我孝善，敘了出去的緣故，說了一遍。呂寶聽了，只是叫苦，指望賣姨子，誰知賣了老婆，江西客人已是開船去了。三十兩銀子，昨晚一夜就賭輸了，一大半，再要娶這戶媳婦了，今生休想復又思量，一不做，二不休，有心是這等再尋個主顧，把姨子賣了，這有討老婆的本錢，方欲出門，只見門外四五個人，一擁進來，不是別人，却是哥哥呂玉兄弟呂

珍，姪子喜兒與兩個脚家搬了行李貨物，進門，呂寶自覓無顏，後門逃出，不知去向。王氏接了丈夫，又見兒長大，歸家問其緣故，呂玉從頭至尾敘了一遍。王氏也把搶去的事，呂寶無顏，門走了一段情節，敘出呂玉道：「我若會了這二百兩，非意之財，怎能勾父子相見？若惜了那二百兩銀子，不去撈救，覆舟之人，怎能勾兄弟相逢？若不過兄弟時，怎知家中信息？今日夫妻重合，一家骨肉團圓，皆天使之然也。逆弟賣妻，也是自作自受，皇天報應的，然不爽自此益修善行，家道日隆，後喜兒與陳員外之女做親子孫繁衍，多有出仕貴顯者。」詩云：

本意還金兼得子

立心賣嫂反輸妻

世間惟有天工巧

善惡分明不可欺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打薄情郎

枝在牆東花在西

枝無花時還再發

自從落地任風吹

花若離枝難上枝

這四句乃昔人所作與婦詞言之隨夫如花之附於枝枝若無花逢春再發花若離枝不可復合勸世上婦人夫盡道同甘同苦從一而終休得慕富嫌貧兩意三心自貽後悔且說漢朝一個名臣當初未過時節其妻有限不識泰山棄之而去到後來悔之無及兩說那名臣何方人氏姓甚名誰那各臣姓朱名買臣表字翁子會稽郡人氏家貧未過夫妻二人住於陋巷蓬門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賣錢度日性好讀書手不釋卷肩上一條挑却柴擔手裏兀自擎着書本朗誦且歌且行市人聽慣了但聞讀書之聲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憐他是個儒生都與他買更兼買臣不爭價錢憑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見他文跳柴又讀書三五成羣把他嘲笑欺侮買臣全不為意一日其妻出門汲水見羣兒隨着買臣柴擔手拍共笑深以為恥買臣賣柴回來其妻勸道爾要讀書便休賣柴要賣柴便休讀書許大年紀不痴不呆却做出這般行徑被兒童笑話豈不羞死買臣答道我賣柴以救貧錢讀書以取富貴各不相妨由他笑話便了其妻笑道你若改得富貴時不去賣柴了自古及今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却說這沒把

鼻的話買臣道富貴賤各有其時有人算我八字到五十歲上必然發跡常言海水不可斗量爾休料我其妻道那算命先生見爾這頭模樣故意要笑爾爾休聽信到五十歲時連柴担也跳不動做死是有分的這想做官除是閻羅王殿上少個判官等爾去做買臣道姜太公八十歲向在渭水釣魚過了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為尚父本朝公孫弘承相五十九歲上還在東海牧豕整整六十歲方纔際遇今上拜將封侯我五十歲上發跡比甘羅雖遲比那兩個還早爾須耐心守去其妻道爾休得攀今吊古那釣魚牧豕的胸中有才學你如今讀這數句死書便讀到一百歲只是這個嘴臉有甚出息晦氣做了爾老婆爾被兒重取笑連累我也沒有臉皮爾不聽我言不拋却書本我決不跟爾終身各人自尋道路休得兩相擔誤買臣道我今年四十三歲了再七年便是五十前長後短你就等耐也不多時直恁薄情捨我而去後來須要懊悔其妻道世上少甚挑柴擔的漢子懊悔甚麼來我看再守你七年連我這骨頭不知餓死於何地了你倒放我出門做個方便活了我這條性命買臣見其妻決意要去留他不住嘆口氣道罷罷只願你嫁得丈夫強似朱買臣的便好其妻道好不好只一分兒說罷拜了兩拜欣然出門而去略不回頭買臣慨然感慨不已題詩四句於壁上云

嫁犬逐天 嫁雞逐雞 妻自棄我 我不棄妻
買臣到五十歲時王漢武帝下詔求賢買臣到西京上書待詔公車同邑人嚴助廣買臣之

才天子知買臣是會稽人必知水土民情利弊即拜為會稽太守馳驛赴任會稽長吏聞新太守將到大發人夫修治道路買臣妻之後夫亦在役中其妻蓬頭跣足隨伴送飯見太守前呼後擁而來從旁竊之乃故夫朱買臣也買臣在車中一眼望見還認得是故妻遂一人招之載於後車到府第中故妻羞慚無地叩頭謝罪買臣叫請他後夫相見不多時後夫也到拜伏於地不敢仰見買臣大笑對其妻道似此人未見得強似朱買臣也其妻再三叩謝自悔有眼無珠願降為婢妾伏事終身買臣命取水一桶潑於階下向其妻說道若潑水可復收則汝亦可復合念爾少年結髮之情判後園隙地與汝夫婦耕種自食其妻隨後夫走出府第路人都指著說道此即新太守舊夫人也於是羞極無顏到於後園遂投河而死有詩為證

漂母尚知憐餓士 親妻忍得棄貧儒
早知覆水難收取 悔不當初任讀書
又有一詩說欺貧正富世情豈然不止一買臣之妻也其詩曰
誰識蛟龍在污泥 普天幾個負羈妻
畫看成敗說高低 莫怪婦人無法眼

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一般是欺貧重富背義忘恩後來徒落得個薄倖之名被人講論話說故宋紹興年間臨安雖然是一個建都之地富庶之鄉其中乞丐

的依然不少那丐戶中有個為頭的名曰團頭管著丐與叫化得東西來時團頭要收他日頭錢若是雨雪時沒處叫化團頭却熬些稀粥養活這夥丐戶破衣破襖也是團頭照管所以這個丐戶小心低氣跟著團頭如奴一般不敢觸犯那團頭規矩收些常例錢將錢在眾丐戶中放債盤利若不嫖不賭依然做起大家事來他靠此為生一時也不想改業只是一件團頭的名兒不好隨爾兒得有田有地幾代發跡終是個叫化頭兒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出外沒人恭敬只好閉著門自屋裏做大雖然如此若數著銀錢二字只說媚優隸卒四般賤賤流到數不著那乞丐看來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却無疤癩如春時伍子胥逃難也會吹簫於吳市中乞食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蓮花落後來富貴發達一床錦被遮蓋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不比媚優隸卒閒話休題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姓金名老丈上到他做了七代團頭了掙得個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好房子種的好田園穿的有好衣吃的有好食真個家多積粟囊有餘錢使婢驅奴雖不是頂富也是數得著的富家了那金老大有志氣把這團頭讓與族人金癩子頂了自己現成受用不與這夥丐戶至雖然如此里中口順還只叫他是團頭家其石不改金老丈年五十餘妻無子止存一女名喚玉奴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怎見得有詩為證

無瑕堪比玉

有態欲羞花

只少宮粧扮

分明張麗華

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從小教他讀書識字到十五六歲詩賦俱通一寫一張信手而成

更兼女工精巧亦能爭調弄管事伶俐金老大倚着女兒才貌血心要將他嫁個士人雖是那名門舊族中急切要這一個女子亦不易得可恨生於團頭之家沒人相求若是平常經紀人家沒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拔他了因此高低不就把女兒直推到一十八歲尚未許人偶然有個鄉翁來說太平橋下有個書生姓莫名稽年二十歲一表人才讀書飽學只為父母雙亡家貧未娶近日考中補上太學生情願入贅人家此人正與金老丈相宜何不招之為婿金老丈道就煩老翁作伐何如鄉翁領命到太平橋下尋那莫秀才對他說這實不相識祖宗會做過團頭的如今久不做了他好個女兒且家道富足秀才若不棄嫌老漢即當玉成其事莫稽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我今衣食不周無力娶妻何不俯就他家一舉兩得也顧不得恥笑乃對鄉翁說道天伯所言甚是但我家貧乏聘如何是好鄉翁道秀才但是尤從紙也不費一張都在老漢身上鄰翁回覆兩相情願擇吉連姻金家倒送一套新衣穿着莫秀才過門成親莫生見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費一錢白白的得了個美妻又且豐衣足食事事稱便就是朋友輩中曉得莫生官音無不相諒到也沒人去笑他到了滿月金老大備下盛席致女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樂耀自家門戶一連吃了六七日酒何期惱了族人金癩子那癩子也是一班正理他道你也是團頭我也是團頭只是爾多做了幾代掙得錢鈔在手裏論起祖宗一脉彼此無二姪女玉奴招婿也該請我吃杯酒如今請人做滿月開宴六七日並無三寸長一寸闊的請帖兒到我爾女婿做秀才難道就做尙

書宰相我就不是親叔公坐不起纓頭真恁不親人在眼裏我且去蕙惱他一場叫他大家
沒趣叫起五六十個丐戶一齊奔到金老大的家裏來但見開花帽子打結彩兒舊席片對
著破毡條短竹根配著缺飯碗叫爹叫娘財主門前只見喧嘩弄蛇弄狗弄糊撇口內各官至
伎倆敲板唱楊花惡聲聒耳打磚搽粉醜態逼人一班潑鬼聚成羣便是鐘馗收不得
金老大聽得炒鬧開門看時那金龜子領著眾丐戶一擁而入嚷做一堂龜子逕奔席上揀
好酒好食只顧吃口裏叫道快教姪婿夫妻來拜見叔公嚇得眾秀才住脚不定都逃席去
了連莫稽也隨著眾朋友躲避金老大無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今日是我女婿請客不
與我事改日專治一盃與爾陪話又將許多錢鈔分賞丐戶又抬出兩呈好酒相些活鷄活
鴨之類叫眾丐戶送去龜子家當個折席直亂到黑夜方纔散去玉奴在房中氣得兩淚交
流這一夜莫稽在朋友家借宿次早方回金老大見了女婿自覺出醜滿面含羞莫稽心中
未免也有三分不樂只是大家不說出來真個啞子嘗黃柏苦味自家知却說金玉奴只恨
自己門風不好要掙箇出頭遂勸丈夫刻苦讀書凡古今書籍不惜價錢買與丈夫看又不
吝供給之費請人會文會講又出賃財叫丈夫結交延譽莫稽山此才學日進名譽日起二
十三歲發解連科及第這日瓊林宴罷烏帽官袍馬上迎歸將到丈人家裏那街坊上人爭
先來看兒童輩都指道金龜頭家女婿做了官也莫稽在馬上所得此言又不好攬事只得
忍耐見了丈人雖然外面盡禮却包看一肚子忿氣想道早知有今日富貴怕沒王候貴戚

招贅為婿却拜個團頭做岳丈可不是終身之玷養出兒女來還是團頭的外孫被人傳作
話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又賢慧不犯七出之條不好深絕正是事不三思終有後悔為此心
中快快只是不樂玉奴幾遍問而不答正不知甚麼緣故好笑那莫稽只恨今日富貴却忘
了那貧賤的時節把老婆資助成名一段功勞化為冰水這是他心術不好處不一日莫稽
調選得授無為軍司戶丈人治酒送行此時眾丐戶料也不敢登門纏繞了喜得臨安到無
為置是一水之地莫稽領了妻子登舟赴任行數日到了采石江邊停舟北岸其夜月明如
畫莫稽睡不能寐穿衣而起坐於船頭玩月四顧無人又想起團頭之事悶悶不悅忽然動
一個惡念除非此婦身死零娶一人方免得終身之恥心生一計走進船艙叫玉奴起來看
月華玉奴已睡了莫稽再三逼他起身玉奴難逆丈夫之意只得披衣走至艙門口俯頭望
月被莫稽出其不意走出船頭推墮江中悄悄喚起船人吩咐快開船前去重重有賞不可
遲慢船人不知明白慌忙撐篙撐移舟於十里之外住泊停當方纔說適開奶奶因玩月
墜水撈救不及却將三兩銀子送與船人為酒錢船人會意誰敢開口船中雖跟得有幾
個蠢婢子只道主母真個墜水悲泣了一場就去開了手不在活下有詩為

只為團頭號不香 一朝得意棄糟糠
天緣結髮終難解 長使人呼薄倖郎

你說事有湊功莫稽移船去後剛剛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也是新上任的泊船於采石

北岸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墜水處許德厚和夫人推牕看月開懷飲酒尙未會睡忽聞岸上啼哭乃是婦人聲音其聲哀怨好生悽慘呼水手觀看果然是個單身婦人坐於江岸便叫喚上船來審其來歷原來此婦正是無爲軍司戶之妻金玉奴初墜水時魂飛魄蕩已拚着必死忽覺水中有物托起兩足隨波而行近於江岸王奴拚托上岸舉目看時江水茫茫已不見了同戶之船纔悟道丈夫負而忘賤故意欲溺死故妻則圖良配如今雖得了性命無處依棲轉思苦楚以此痛哭見許公盤問不免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說罷哭之不已連許公夫婦都感傷隨勸道汝休得悲啼肯爲我義女再作道理王奴拜謝許公吩咐夫人取乾衣替他通身換了安排他後船獨宿教手下男女都稱他小姐又吩咐船人不許洩漏其事不一日到淮西上任那無爲軍正是他所屬地方許公是算司戶的上司未免隨班謁許公見了莫司戶心中想道可惜一表人才幹恁般薄倖之事約過數月許公對僚屬說道下官有一女頗有才貌年已及笄欲擇一佳婿贊之諸君意中有人否衆僚屬都聞得莫司戶青年喪偶齊聲薦他品非凡堪作東林之選許公道此子吾亦屬意久矣但少年登第心高望厚未必肯贊吾家貧賤屬道彼出身寒門得公收拔如蘇段倚王樹何幸如之豈以入贅爲嫌乎許公道諸君既酌量可行可與莫司戶言之但云出自諸君之意以保其情莫說下官恐有妨碍衆人領命遂與莫稽說知此事要替他做媒莫稽正要舉高況且是個上司求之不得便欣然應道此事若得王成當效銜結之報衆人道當得隨即將言回復許公

公道雖承司戶不棄但下官夫婦鍾愛此女嬌養成性所以不捨得出嫁只怕司戶少年氣樂不相謹讓或致小有嫌隙有傷下官夫婦之心須是預先講過凡事容耐些方敢贊入衆人領命又到司戶處傳話司戶無不依允此時司戶不比做秀才時節一般用金花綵幣爲納聘之儀選了吉期皮鬆骨鬆整備做轉運使的女婿却說許公先叫夫人與玉奴說老相公憐你寡居欲重登一少年進士你不推阻玉奴答道奴家雖出寒門頗知禮數既與莫郎結髮從一而終雖莫郎嫌貧棄賤忍心害理奴家各盡其道安肯改嫁以傷婦節言畢淚如雨下夫人察他志誠情實說道老相公說少年進士就是莫郎老相公恨其薄倖務要爾夫妻再合只說有個親生女兒要招贅一婿却叫衆僚屬與莫郎議親莫郎欣然聽命只今晚入贅吾家等他進房之時須是如此如此與爾出這口嘔氣玉奴方纔收淚重勻粉面再整新粧打點結親之事到晚莫司戶冠帶齊整插金花身披紅錦跨著雕鞍馬兩班鼓樂前導衆僚屬都來送親一路行來誰不喝采正是

鼓樂喧闐白馬來 風流佳婿實奇哉
團圓喜換高門眷 采石江邊未足哀

是夜轉運使鋪設結彩大吹大插等候新女婿上門莫司戶到門下馬許公冠帶出迎衆僚僚都別去莫司戶直入私宅新人用紅帕覆首兩個養娘扶將出來掌禮人在檻外唱禮雙雙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文母然後交拜禮畢送歸洞房做花燭延席莫司戶此時心中如

登九香裏懷喜不可形容仰著臉昂然而入纔跨進房門忽然兩道門側裏走出七八個老嫗了發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劈頭劈腦打將下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捧如雨下打得真可戶叫喊不迭正沒想一頭虛慌做一推墮倒大叫岳父母救命正在危急只聽得房中嬌聲宛轉叫道休打殺薄情郎且喚來相見衆人方纔住手七八個老嫗了髮扯耳梁拽眼鏡好似六賊戲彌陀一般脚不點地擁到新入面前司戶口中還說道下官何罪舉眼看時晝燈燭輝煌照見上遍端端正正坐著個新人不是別人却是故妻金玉奴莫稽此時魂不附體亂嚷道有鬼有鬼衆人都笑起來只見許公自外而入叫道賢婿休疑此乃吾采石江頭所認之義女非鬼也莫稽心頭方纔住了跳忙慌跪下拱手道我莫稽知罪了望大人包容之許公道此事與下官無干只吾女沒說話就罷了玉奴唾其面罵道薄倖賊爾不記宋弘有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當初爾空手登入吾門虧得我家資財讀書延譽以致成各僥倖今日奴家指望夫榮妻貴何期你忘恩負義不成就結髮之情恩將仇報將奴推在江心幸上天可憐得遇恩爹提救收爲義女不然定葬於江魚之腹你却於心何忍今日有何顏面再與爾完聚說罷放聲大哭千薄倖萬薄倖罵不住口莫稽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磕頭求恕許公見罵得勾了方纔把莫稽扶起勸玉奴道我見息怒如今賢婿悔非料然不敢輕慢爾了你兩個雖是舊日夫妻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燭凡事看我的面閉言閑語一筆都勾罷又對莫稽說道賢婿爾自家不是休怪別人今宵只索忍耐待

我教爾丈母來解勸說罷出房少刻夫人來到又調停了許多說話二人方纔和睦次日許公設宴款待新女婿將前日收下金花絲幣依舊送還道一女不受一聘賢婿前番在金家已費過了今番下官不敢重疊收受莫稽低頭無語許公又道賢婿常恨令岳翁卑賤以致夫婦失愛淺乖倫理今下官備員轉運只恐官卑職小尙未滿賢婿之意莫稽漲得面皮紅紫只是離席謝罪有詩爲證

痴心指望締高姻

誰料新人是舊人

打罵一場羞滿面

問他何取岳翁新

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比前加倍許公與夫人待玉奴如真女待莫稽如真婿玉奴待許公夫婦亦如真爹媽無異連莫稽都感動了迎接團圓金老夫在任所奉養送終後來許公夫婦之死金玉奴皆制重服以報其恩莫稽年至五十餘先玉奴而卒其將死數日前夢神人對他說汝壽本不止此爲汝昔日無故殺妻滅倫賊義上千神怒滅壽一紀滅祿三秩汝妻之不死再合亦是神明曲祐一救無辜一薄你罪也莫稽夢覺嗟嘆對家人說夢中神語料道病已不起正是

舉心動念天知道

果報昭彰豈有私

莫氏與許氏世爲通家兄弟往來不絕詩云

宋弘守義稱高節

黃允離妻罵薄情

試看英生婚再合

姻緣前定枉勞神

第三十二卷終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三通鼓角四更雄 日色高升月色低 時序秋冬又春夏 舟車南北復東西
 鏡中次第八顏老 世上參差事不齊 若向其間尋禮便 一壺濁酒一餐蔬
 這八句詩乃吳中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寅字伯虎聰明蓋地學問包天書畫音樂
 無有不通詞賦詩文一揮而就為人放蕩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生於蘇州家住吳越做秀
 才時曾效連珠體做花月吟十餘首句句中有花有月如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
 花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等句為人稱頌本府太守曹鳳見之深愛其才值宗
 師科老曹公以才名特薦那宗師姓方名詒對縣人最不喜古女辭聞唐寅時才豪放不修
 小節正要坐名黜治却得曹公一力保救雖然免禍却不放他科舉直至臨場曹公再三苦
 求附一名於遺才之末是科遂中了解元伯虎會試至京文名益著公卿皆折節下文以識
 面為榮有程詹事典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為榜首歷服眾心得
 唐寅甚喜許以會元伯虎性素坦率酒中便向人誇說今年我定做會元了眾人已鬧程詹
 事有私又忌伯虎之才聞傳主司不公試官聞風動本聖旨不許程詹事閱卷與唐寅俱下
 詔欲問畢伯虎歸鄉絕意功名益放浪詩酒人都稱爲唐解元得唐解元詩文字畫片紙尺
 幅如獲重寶其中惟畫尤其得意平日心中喜怒哀樂都寓之於丹青每一畫出爭以重價

今古奇觀

卷三十三

購之有言志詩一絕為登

不鍊金丹不坐禪

閒來為鳥丹青寶

却說蘇州六門葑盤晉昌婁齊那六門中只有昌門最盛乃舟車輻輳之所真個是

翠袖三千樓上下

五更市販何曾絕

四遠方言總不齊

唐解元一日坐在昌門遊舟之上就有許多斯文人慕名來拜出扇求其字畫解元畫了

幾筆水墨寫了幾首絕句那聞風至者其來愈多解元不耐煩便命童子且把大杯斟酒來解元倚窗獨酌忽見有畫舫從傍搖過舫中珠翠奪目內有一青衣小鬟眉目秀麗體態綽約舉頭舟外注視解元掩口而笑須臾舟過解元神驚魂搖問舟人可認得去的那舟麼舟人答言此舟乃無錫華學士府眷也解元欲尾其後急呼小艇不至心中如有所失正要教童子去覓舟只見城中一隻舟兒搖將出來他也不管那舟有載沒載把手相招亂呼亂喊那舟漸漸至近船中一人走出舟頭叫聲伯虎爾要到何處去這般要緊解元打一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好友王雅宜便道急急要答拜一遠來朋友故此要緊解元的舟往那裏去雅宜道弟同兩個舍親到茅山去進香數日方回解元道我也要到茅山進香正沒有人同去如今只得要趁便了雅宜道兄若要去快些回家收拾弟泊舟在此相候解元道就去罷了又

回家做什麼雅宜道香燭之類也要備的解元道到那裏去買罷遂打發童子回去也不別這些求詩畫的朋友徑跳過舟來與船中朋友敘了禮連呼快些開船舟子知是唐解元不敢怠慢即忙撐篙搖櫂行不多時望見這隻畫舫就在前面解元吩咐舟上隨著大舟而行眾人不知故只得依他次日到了先錫見畫舫搖進城裏解元道到了這所若不取渭山泉也就俗了叫舟家移舟去惠山取了水原到此處停舟明日早行我們到城裏略走一走就來下船舟子答應自去解元同雅宜三四人登岸進城到那熱鬧的所在撒了眾人獨自一個走去尋那畫舫却又不認得路徑東行西走並不見些踪影走了一回穿出一條大街上來忽聽得呼喝之聲解元立住脚看時只見十來個僕人前引一乘煖轎自東而來女從如雲自古道有緣千里龍相會那女從之中昌門所見青衣小鬟正在其內解元心中歡喜遠遠相隨直到一座大門樓下女使出迎一擁而入詢之傍人說是華學士府適纔轎中乃夫人也解元得了實信問路出城恰好舟上取了水纔到少頃王雅宜等也來了問解元那裏去了教我們尋得不耐煩解元道不知怎的一擠就擠散了又不認得路徑問了半日方能到此並不題起此事至夜半忽於夢中狂呼如塵魅之狀眾人皆驚喚醒問之解元道適夢中見一金甲神人持金杆擊我責我進香不虔我叩頭哀乞願齋戒一月隻身至山謝罪天明汝等開船自去吾且暫回不得相陪矣雅宜等信以為真至天明恰好有一隻小船來到說早蘇州去的解元別了眾人跳上小船行不多時却說遺忘了東西還要轉去袖中摸幾

文錢賞了舟子依然登岸到一飯店脫下彩衣被帽將衣巾換訖如窮漢之狀走至華府典舖內以典錢爲由與主管相見畀詞下氣問主管道小子姓康名宣吳縣人氏頗善書處一個小館爲生近因拙荆亡故又失了館孤身元活欲投一大家充書辦之役未知府上用得否倘收用時不敢忘恩因於袖中取出細楷數行與主管觀看主管看那字寫得甚是端楷可愛愛道待我晚間進府稟過老爺明日保來討回話是了是晚主管果然將字樣稟知學士學士看了誇道寫得好不是俗人之筆明日可喚來見我次早解元便到典中主管引進解元拜見了學士學士見其儀表不俗問過了姓名住居又問曾讀書否解元道曾考過幾遍童生不得進學經書這都記得學士問是那經解元雖習書其實五經俱通的曉得學士習周易就答應道易經學士大喜道我書房中畫帖的不缺可送公子處作伴讀問他要多少身價解元道身價不敢領只要求些衣服穿侍後老爺中意時賞一房好媳婦足矣學士更喜就叫主管於典中尋幾件隨身衣服與他換了改名華安送至書館見了公子公子叫華安抄寫文字文字中有字句不妥的華安私加改訛公子見他改得好大喜將自己日課叫通文理幾時放下書本的華安道從來不曾曠學但爲貧所迫耳公子大喜將自己日課叫他改削華安筆不停揮真有點鐵成金手段有時題義疑難華安就與公子講解若公子做不出時華安就通篇代筆先生見公子學問驟進向主人誇獎學士討近作看了搖頭道此非孺子所及若非抄寫必是情人呼公子詰問其由公子不敢隱瞞說道曾經華安改竄學

士大驚喚華安到來出題面試華安不假思索援筆立就手捧所作呈上學士見其手腕如玉但左手有多指閱其文詞意兼美字畫精工愈加歡喜道你時藝如此想古作亦可觀也乃留內書房堂書記一應往來書劄授之以意極令代筆煩簡曲當學士從未嘗增減一字龜信日深賞賜比衆人加厚華安時買酒食與書房諸童子共享無不歡喜因而潛訪前所見青衣小鬟其名秋香乃夫人貼身伏侍頃刻不離者計無所出乃因春暮賦黃鸝詞以自嘆 風雨送春歸杜鵑啼亂飛青宮滿院朱門開孤燈半垂孤衾半歎蕭蕭孤影茫茫淚

憶歸期相思未了春夢遶天涯

學士一日偶到華安房中見壁間之詞知安所題甚加賞但以其壯年錄處不無傷感初不意其有所屬意也適典中主人病故學士令華安暫攝其事月餘出納謹慎毫無私學士欲遂用爲主管嫌其孤身無室難以重托乃與夫人商議呼媒婆欲爲娶婦華安將銀三兩送與媒婆央他稟知夫人說華安家老爺夫人提拔復爲置室恩同天地且恐外面小家之女不習裏面規矩倘得於侍見中擇一人見配此華安之願也媒婆依言稟知夫人夫人對學士說了學士道如此誠爲兩便但華安初來時不領身價原指望一房好媳婦今日又做了府中得力之人倘然所配未中其意難保其無他志也不若喚他到中堂將許多錢聽其自擇夫人點頭道當晚夫人坐於中堂燈燭輝煌將了餐二十餘人各盛飾裝扮排列兩邊恰似一班女仙簇擁着王母娘娘在瑤池之上夫人傳命喚華安華安進了中堂拜見

了夫人夫人道老爺說爾小心得用欲賞爾一房妻小這幾個粗婢中任爾自擇叫老姆姆
携燭下去照他一眼華安就燭光之下看了一回雖然儘有標致的那青衣小鬟不在其內
華安立於傍邊嘿然無語夫人叫老姆姆爾去問華安那一個中爾的意就配與爾華安只
不閉言夫人心不樂叫華安你好大眼孔難道我這些了頭就沒個中爾意的華安道復
夫人華安蒙夫人賜配又許華安自擇這是曠古隆恩粉身難報只是夫人隨身侍婢還來
不齊既蒙恩典願得盡親夫人笑道爾敢是疑我有吝吝之意也罷房中那四個一發喚出
來與他看看他的心願原來那四個是有執事的叫做春媚夏清秋香冬瑞春媚夏清首飾
脂粉夏清掌香爐茶壺秋香掌四時衣服冬瑞掌酒果食品管家老姆姆傳夫人之命將四
個喚出來那四個不及更衣隨身出來秋香依舊青衣老姆姆引出中堂站立夫人背後堂
中蠟燭光明如晝華安早已看見了昔日丰姿宛然在目他這不會開口那老姆姆知趣先
來問道可看中了誰華安心中明曉得是秋香不敢說破只將手指道若得穿青這一位小
娘子足遂平生夫人回顧秋香微微而笑叫華安且出去華安回與鋪中一喜一懼喜者機
會甚好懼者未嘗上手惟恐不成偶見月明如畫獨步徘徊遂吟詩一首詩云

徒倚無聊夜臥遲

綠楊風靜鳥棲枝

難將心事和人說

說與青天明月知

次日夫人向學士說了另收拾一所潔淨房室其牀帳家貨無物不備又合家童僕奉承他

是新主管拋東送西擇得一室之中錦片相似擇了吉日學士和夫人主婦華安與秋香中
堂雙拜鼓樂引至新房合巹成婚男歡女悅自不必說夜半秋香向華安道與君顏面甚何
處曾相會來華安道小娘子自去思想又過了幾日秋香忽問華安道向日昌門遊舟中看
見的可就是你華安笑道是也秋香道若然定非下賤之輩何故屈身於此華安道吾為小
娘子傍舟一笑不能忘情所以從權相就秋香道妾昔見諸少年擁若出素扇說來書畫君
一槩不理倚窗酌酒旁若無人妾知君非凡品故一笑耳華安道女子家能於流俗中識名
士誠紅拂綠綺之流也秋香道此後於南門街上似又會一次華安笑道好利害眼睛果然
果然秋香道你既非下流實是甚麼樣人可將真姓名告我華安道我乃蘇州唐解元也與
你三生有緣得識所願今夜既然說破不可久留欲與圖借老之策爾肯隨我去否秋香道
解元為賤妾之故不惜辱千金之軀妾豈敢不惟命是從華安次日將典中賬目細細開了
一本簿子及將房中衣服首飾及牀帳器皿零開一賬又將各人所贈之物亦開一賬纖毫
不取共是三宗帳目鎖在一個護書篋內其鑰匙即掛在鎖上又於壁間題詩一首

擬向華陽洞裏遊

行踪端為可入留

願隨紅拂同高蹈

敢向朱家惜下流

好事已成誰哂笑

風身今去儘含羞

主人若問真名姓

只在康宣兩字頭

是夜僱了一隻小船泊於河下黃昏人靜將房門封鎖同秋香下船連夜望蘇州去了天曉
家人見華安房門封鎖奔告學士學士叫打開看時牀帳什物一毫不動護書篋內賬目開載

明白學士沈思莫測其故搖頭一看忽見壁上有詩八句讀了一遍想此人原名下是康宣
又不知其甚意故來府中住許多時若是不良之人財上又分毫不苟又不知那秋香如何
就肯隨他逃去如今兩日兒又不知逃在那裏我棄此一婢亦有何難只要明白了這樁事
迹便叫家童喚捕人來出信賞錢各處緝獲康宣秋香杳無影響過了年餘學士也放過一
邊了忽一日學士到蘇州拜客從昌門經過家童看見書房中有一秀才坐而觀書其貌酷
似華安左手亦有枝指報與學士知道學士不信吩咐此童再去看看個詳細拜訪其人名姓
家童覆身到書坊中那秀才又和著一個同輩說話剛下階頭家童乖巧悄悄隨之那兩個
轉灣向蓮子門下船去了僕從相隨共有四五人背後察其形相分明與華安無一只是不
敢唐突家童回轉書坊問店主適來在此看書的是什麼人店主道是唐伯虎解元相公今
日是支衡山相公舟中請酒去了家童道方纔同去的那一位可就是支相公麼店主道那
是祝枝山也都是般名士家童一一記了回復了學士學士大驚想道久聞唐伯虎放達
不羈難道華安就是他麼明日專往拜謁便知是否次日寫了名帖特到吳趨坊拜唐解元
解元慌忙出迎分賓主而坐學士再三審視果肖華安及捧茶又見手白如玉左有枝指意
欲問之難於開口茶罷解元請學士書房中小坐學士有疑未決亦不敢輕別遂同至書房
見其擺設齊整噴噴稱羨少停酒至賓主對酌多時學士開言道貴縣有個康宣其火讀書
不過甚通文理先生識其人否解元唯唯學士又道此人去歲曾讀書於舍下改名華安先

在小兒館中伴讀後在學生書房管書束後又在小典中爲主管因他無字號他於賤婢中
自擇他擇得秋香成親數日後夫婦俱逃房中日用之物一無所取竟不知其何故學生曾
差人到貴處察訪並無其火先生可略知風聲麼解元又唯唯學士見說不明不自只含糊
答應忍耐不住只得又說道此人形容頗肖先生模樣左手亦有枝指不知何故解元又唯
唯少頃解元暫起身入內學士翻看桌上書籍見書內有紙一幅題詩八句讀之即壁上之
詩也解元出來學士出詩問首這八句詩乃華安所作此字亦華安之筆如何有在尊處必
有緣故願先生一言以決學生之疑解元道容少停奉告學士心中愈問道先生見教過了
學生還坐不然則告辭矣解元便道稟復不難求老先生再用幾杯酒學士又喫了數杯
解元巨觥奉勸學士已半酣道酒已過分不能領矣學士倦倦請教止欲剖胸中之疑並無
他念解元道請用一筋粗飯飯後飲茶看天色已晚童子點燭來學士愈疑只得起身告辭
解元道請老先生暫移寶榻當決所疑命童子秉燭前引解元陪學士隨後共入後堂堂中
燈火煌煌裏面傳呼新娘來只見兩個丫鬟伏侍一位小娘子輕移蓮步而出珠珞重簪不
露嬌面學士惶惶退避解元一手扯住衣袖道此小妾也通家長者合當拜見不必避嫌了
鬢鋪氈小娘子向上便拜學士還禮不迭解元將學士拖住不要他還禮學士只覺得兩個
揖甚不過意拜罷解元攜小娘子近學士之旁帶笑問道老先生請認一認方纔說學生頗
似華安不識此女亦似秋香否學士熟視大笑慌忙作揖連稱得罪解元道這該是學生告

罪二人再至書房解元命重盤杯盤洗盞酌酒中學士先叩其詳解元將昌門舟中相遇始末細說一遍各各撫掌大笑學士道今日即不敢以友誼相待少不得行子婿之禮解元道若要甥舅相行恐又費丈人妝奩耳二人復大笑是夜盡歡而別學士回到舟中將袖中詩句置於桌上反覆玩味首聯道擬向華陽洞裏遊是說有茅山進香之行了行蹤端爲可人留分明途中相遇秋香攔住了第二聯願隨紅拂同高蹈敢向朱家惜下流說他屈身投靠便有相擊而逃之意第三聯好事已成誰晒笑屈身今去尙含羞這兩句明白未聯主人若問真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康字與唐字頭一般宣字與寅字頭無二是影著唐寅二字我自不能推詳耳他此舉雖是情痴然封還衣飾一無所取乃禮義之人不枉名士風流也學士回家將這段新聞向夫人說了夫人亦駭然于其厚具妝奩約值千金差當家姆姆相送唐解元家從此兩家遂爲親戚往來不絕至今吳中把此事傳作風流話柄有唐解元焚香默坐歌自述一生心事最做得好歌曰

焚香默坐自省已 口裏喃喃想心裏 心中有甚害人謀 口中有甚欺人語
爲人能把口應心 孝弟忠信從此始 其餘小德或出入 焉能磨涅吾行止
頭搖花枝手把杯 聽罷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 今人乃以爲之恥
及至心中與口中 多少欺人沒天理 陰爲不善陽掩之 則何益矣徒勞耳
請坐且聽吾語女 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見閻君面不漸 纔是堂堂好男子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萬里橋邊薛校書 枇杷窻下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 蒼領春風線不知

這四句詩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這個薛濤乃是女中才子南康王章早做西川節度使時曾表奏他做軍中校書故人多稱爲薛校書所往來的是高千里元微之杜牧之一班兒名流又將浣花溪水造成小箋名曰薛濤箋詞人墨客得了此箋猶如拱壁真正名重一時芳流百世明朝洪武年間有個廣東廣州府人田洙字孟沂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那孟沂生得風流標致又兼才學過人書畫琴棋之類無不通曉學中諸生日與嬉遊愛同骨肉過了一年百祿要遣他回家孟沂的母親心裡捨不得他去又且寒官冷署盤費難處百祿與學中幾個秀才商量要在地方上尋一個館與兒子坐坐一來可以早晚讀書二來得些館資可爲歸計這些秀才巴不得留他訪得附郭一個大姓張氏要請一館賓衆人遂將孟沂力薦於張氏張氏送了館約約定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至期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連百祿也自送去張家主人曾爲選使家道飽裕見是老廣文帶了許多時髦到家甚爲喜歡開筵相待酒罷各散孟沂就在館中宿歇過了二月花朝日孟沂要歸省父母主人送他前儀二兩孟沂藏在袖子里了步行回去偶然一



個去處望見桃花盛開一路走去看境甚幽僻孟沂心裡喜歡佇立少頃觀玩景緻忽見桃林中一個美人掩映花下孟沂曉得是良家人不敢顯盼從自走過未免帶些賈俏身子地下袖來袖中之篋不覺落地美人看見便叫隨侍的丫鬟拾將起來送還孟沂孟沂受致謝而別明日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只見美人與丫環仍立在門首孟沂望著門前走去了環指道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美人略略改身避入門內孟沂見了丫環敘述道昨日多蒙娘子美情拾還遺金今日特來道謝美人聽得叫丫環請入內廳相見孟沂喜出望外急整衣冠望門內而進美人早已迎著至廳上相見禮畢美人先開口道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賓麼孟沂道然也昨日因館中回家道經於此偶遺少物得遇夫人盛情命尊姬拾還實為感激美人道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我西賓這金小事何足為謝孟沂道欲問夫人高門姓氏與微東何親美人道寒家姓平戎郡舊族也妾乃文孝坊薛氏女嫁與平氏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於此與郎君賢東乃鄉鄰姻婭郎君即是通家了孟沂見說是孀居不敢久留兩杯茶罷起身即退美人道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妾不能久留款待得沒趣了即吩咐快辨酒饌不多時設著兩席與孟沂相對而坐坐中殷勤勸酬笑語之間美人多帶些謔浪話頭孟沂認道是張氏至戚雖然心裡技癢難放還拘拘束束不敢十分放肆美人道聞得郎君個儂俊才何乃作儒生酸態妾雖不敏頗解吟咏今遇知音不敢愛醜當與郎君賞鑿文墨唱和詞章郎君莫以為鄙妾之幸也遂叫丫環取出

唐賢道墨與孟沂看孟沂從頭細問多是唐人信讀手翰詩詞惟元稹杜牧高駘的最多聖蹟如新孟沂愛玩不忍釋手道此希世之寶也夫人情重此類真是千古韻人了美人謝兩偶談話有味不覺夜已二鼓孟沂辭酒不飲美人延入內室自薦枕席道妾獨處已久今見郎君高雅不能無情願得奉郎孟沂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兩個解衣就枕魚水歡情極其恩愛枕通切切可嚀道慎勿輕言若賢東知道彼此名節發盡了次日將一個臥獅玉鎖紙贈與孟沂送至門外道無事就來走走勿學薄倖人孟沂道這何勞吩咐孟沂到館主人道老母想念必要小生歸家宿歇小生不敢違命留此從今早來館中晚歸家裏便了主人信以為是道任從尊便自此孟沂在張家只推家裏去宿家裏人說在館中宿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整有半年並沒一個人知道孟沂與美人賞花玩月酌酒吟詩曲盡人間之樂兩人每又各唱我和做成聯句如落花二十四韻月夜五十韻開巧爭好算成敵手詩句太多恐看官每厭德不能盡述只將他兩人四時迴文詩表白一遍美人詩道

花柔嫩枝柔傍砌	柳絲千縷細逢風	霞明半嶺阻斜日	月上孤村一柱松	春
涼回翠幃外人冷	齒心清泉夏月寒	香篆農風清縷縷	紙窓明月白團團	夏
蘆雪覆汀秋水白	柳風凋柱晚山蒼	孤幃客夢驚空館	松雅征書寄遠鄉	秋
樓東雨寒朝閉戶	雪飛風冷夜開城	鮮紅炭火圍爐暖	淺碧茶甌覺茗清	冬

這個詩怎麼叫做迴文因是順讀也可倒讀轉去皆可通得最難得這樣揀成非是高手不

能美人一揮而就孟沂也和他四首道

芳柱吐花紅過雨

入廉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

粉落情香雪覆松

春

荷浮窈水涼消暑

藕疊盤冰翠嚼寒

斜石近塔穿荷密

小池舒葉出荷圓

夏

殘石劍紅霜葉出

蕩煙寒柱晚林蒼

香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鄉

秋

風捲雪蓬寒罷釣

月輝霜折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

淡影梅橫紙帳清

冬

孟沂和罷美人甚喜真是才子佳人情味相投樂不可言却是好物不堅牢自有散場時前一日張運使偶過學中對老廣文田百錄說道令郎每日歸家不勝奔走之勞何不仍舊寒舍住宿豈不為便百錄道自開館後一向只在公家正因老妻前日有病張運使曉得內中便有曉曉恐礙著孟沂不敢盡言而別是晚孟沂告歸張運使不說破他只叫館僕尾著他去趕得半路忽然不見館僕趕去追尋竟無下落回來對家主說了運使道他少年放逸必然花柳人家去了館僕道這條路上何曾有甚麼妓館運使道兩還到他宿中問問看館僕道天色晚了怕闕了城門出來不得運使道就在他家宿了明日早辰來回我不妨到了天明館僕回話說是不會回衙運使道這等那裏去了正疑怪聞孟沂恰到運使問道先生昨宵宿于何處孟沂道家中運使道豈有此理學生昨日叫人跟隨先生回去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小僕直到學中去問先生不會到宅怎如此說孟沂道半路上偶到一個朋友處講話直到天黑回家故此盛僕來時問不著館僕道小人昨日宿在相公家了方纔回來的因

老爺見說了甚是驚慌要自來尋問相公如何還說著在家的話孟沂支吾不來顏色盡變運使道先生若有別故當以實說孟沂聽得遮掩不過只得把過著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道此乃令親相留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運使道我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地方况親中也無平姓若必是史榮今後先生自愛不可去了孟沂口裡應承心裏信他傍晚又到美人家裏備對美人說形跡已露之意美人道我已先知道了那君不必怨悔亦是算教盡了遂與孟沂痛飲極盡歡情到了天明吳對孟沂道從此永別矣將出滬墨玉華管一枝送與孟沂道此唐物也即君懷藏在身以為紀念揮淚而別那運使料先生晚間必去叫人看果不在館運使道先生這事必要做出來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不可不對他父親說知遂步至學中把孟沂之事備細說與百錄知道百錄大怒遂叫了學中一個門子同著張家館僕到館中喚孟沂回去孟沂方別了美人回到張家想道他說永別之言只是怕風聲敗露我即便耐守喪時再去走動或者還可相會正躊躇間父命已至只得跟著回去百錄一見喝道你到不讀夜夜在那裏遊蕩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便無言可對百錄見他不說就拿起一條紅杖劈頭打去道還不實告孟沂無奈只得把相遇之事及錄取來逐件一看看那玉色是幾百年出土之物管上有篆刻渤海高氏清玩六個字又揭開詩來從頭細閱不覺心服對張運使道物既稀奇詩又俊逸豈尋常之怪我們可同了不肖子親到

那地方去查一查踪跡看二人遂同出城來將近槐林孟沂道此間是了進前一看孟沂驚道怎生屋宇俱無了百錄與運使齊拍頭一看只見水碧山青桃林茂盛荆棘之中有塚在焉張運使點頭道是了是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後人因鄭谷詩有小桃花遠薛濤墳之句所以種桃百株為春時遊賞之所賢郎所遇必是薛濤也百錄道怎見得張運使道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分明是平康巷了又說文孝坊這城中並無此坊文孝乃是教字分明是教坊了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女所居今云薛氏不是薛濤是誰且華上有高氏字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駢在蜀時游最蒙寵待二物是其所賜無疑薛死已久其精靈猶如此此事不必窮究了百錄曉得運使之言甚確恐怕兒子還要著迷打發他回歸廣東後來孟沂中了進士當對人說便將二玉物為證雖然想念再不相遇又不令傳有田林遇薛濤故事小子為何說這一段鬼話只因蜀中女子從來號稱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所以薛濤一個妓女生前詩名不減當時詞客死後猶且詩興勃然這也是山川的秀氣唐人詩有云

錦江賦骨蛾眉秀

幻出文君與薛濤

說蜀千古佳話至於黃崇娘女扮為男做了相府眷屬今世傳有文狀元本也是蜀中故事可見蜀女多才自古為然至今兩川風俗女人自幼從師上學與男人一般讀書還有考試進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別處豈非一大段奇事而今說一家女子的事委曲奇事最是好看

從來女子入閨房

淺見裙釵入學堂

話說四川成都府綿竹縣有一個武官姓開名確乃是衛中世襲指揮因中過武舉兩榜累官至參將就鎮守彼處地方家中富厚賦性豪奢夫人已故房中有一班姬妾多會吹彈歌舞有一子也是妾生未滿三周有一個女兒年十七歲名曰蠟蛾手姿絕世却是將門將種自小習得一身武藝最善騎射能百步穿楊模樣雖是娉婷志氣雲過男子他起初因見父親是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說是個武舉人家必須得個子弟在庠門中出入方能結交斯又士夫不受人的欺侮爭奈兄弟尚小等他長大不得所以一向耽做男子到學堂讀書外通走動只是個少年學生到了家中內房方還女扮如此效年果然學得滿腹文章博通經史遇著宗師到來他就改名勝傑表字俊卿取勝過豪傑男人之意一般隨行逐隊去考童生且喜文星照命縣府道高前前列了秀才他男扮久已人多認做開參將的小舍人一進了學多來賀喜府縣運送到家參將也只是將錯就錯歡喜開宴因武官人家秀才

今古奇觀 卷三十四

窗好友聞俊卿却有意要在二人之中揀一個嫁他將二人比並起來又覺得杜子中是同庚生凡事彷彿模樣也是他標致些更爲中意比魏揆之外說得授桃杜子中見俊卿意思又好丰姿又妙常對他道我與兄兩人可情多做了男子我若爲女必當嫁兄若爲女我必當娶兄魏揆之聽得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顛倒陰陽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聞俊卿正色道我輩但是孔門弟子以文藝相知彼此愛重若想着淫念把面目放在何處况堂堂男子肯效頑童所爲乎該謂魏兄東道是魏揆之道適聽得子中愛慕俊卿恨不得身爲女子故爾取笑若俊卿不愛此道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杜子中道我原是兩下的說話今只說得一半把我說得太便宜了魏揆之道三人之中誰叫爾獨不自然該喫些虧大家笑了一回俊卿歸家來脫了男衣還是個女人暗想道我久與男人作伴已是不宜豈可他日舍此同學之人另尋配偶不成畢竟止在二人之內了雖然杜生更覺可喜魏兄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個結果好姻緣還在那個身上好生委決不下他家可喜魏兄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個結果好姻緣還在那個身上好生委決不下他家可喜魏兄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個結果好姻緣還在那個身上好生委決不下他家

那枝箭下落話說杜子中在簾前開水聽得鴉鳴正急忽然撲地一聲掉下地來走去看時想頭上中了一箭貫睛而死子中拔出箭來道誰有此神技恰恰的貫著他頭頂上仔細看那時幹上有兩行細字道矢不虛發必中該子中念罷笑道那人好誇口魏揆之聽也急出來叫道這與我在子中手裡接了過去正在同看時忽從子中家裏有人來尋子中道女人中有此妙手這也略與適幾子中不見這三個字若見時必然還要拆奇了沈吟間早有兩隻脚走將來看見魏揆之捻著這枝箭立在那裏忙問道這枝箭是見拾了還這道箭自何來的兄却如此整問俊卿道箭上有字的麼揆之道因爲有字在此念想俊卿道念想甚甚麼揆之道有魏揆記三字魏揆必是女人故此想著難道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俊卿假言道不敢欺兄魏揆即是家姊魏之道令姊有如此巧藝曾許聘那家了俊卿道尚未撰之道模樣如何俊卿道與小弟有些斯像魏之道這等必是極美的了俊卿道看老嫂先看看阿舅小弟還未有室習兄與小弟做個撮合山何如俊卿道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老父面前只消小弟一言無有不依只未知家姊心下如何撰之道令姊處也仗吾兄魏揆通家之雅料無推拒俊卿道小弟請記在心撰之喜道得兄應承便十有八九了誰想魏揆在此枝箭上小弟謹當以此爲後驗便把那枝箭藏於書箱中又取出羊脂玉印一枚一個遞與俊卿道以此奉令姊禮答此箭作個信物俊卿接來束在腰間撰之道小弟聊

中俚言這意於令如何如後卿道屬閑景之吟道

聞得羅敷未有夫

藍橋肯與問津無

他年得射如皇雉

珍重今朝金僕姑

便卿笑道詩意最妙只是兒貌不醜似太誇些捧之笑道小瑋雖非賈大夫之醜若與谷
婿相並定是及後卿含笑而別從此携之胸中痴痴裏想者厚後卿有酒阿嬌鏡美按情
要得為妻有了這個念頭並不與杜子中說知因爲箭是他所拾恐怕論明這投緣由起平
中爭娶之心故此半字不願誰想這核箭元有來歷後卿學射時箭便懷著擇配之心竹幹
上刻那兩句固是誇著發矢必中也暗藏個應弦的証他射那烏鴉之時明知在書齋窗
上射去這投箭心裡暗卜一卦看他兩人那個先拾得者固是百年姻眷爲此急急來尋下
察不知是杜子中先拾得後來掉在魏樸之手裏後卿只見在魏樸之處以爲姻緣有定故
假意說是姊姊其實多暗圖著自己的意思魏樸之不知其故憑他搗鬼只道的真有個姊
姊後卿却又錯認魏樸之乃天定良緣已是心口相許且爲杜子中十分相愛好些拋撇不
下嘆口氣道一馬跨不得雙鞍我又違不得天意他日即一件事端補其夙昔美情兩日來
封魏樸之道老父與家姊面前小弟十分鼠竊已有允意玉開糕也留在家姊處了老父的
意思要等秋試後待兄高捷方議此事魏樸之道就遲到今冬也無妨只是一言既定再無
翻變魏樸道有小弟在誰敢變得魏樸之不勝之喜連忙使批道多謝吾兄主盟莫自

當國厚報請休癩紫時值秋間魏樸之與杜子中間後卿多考在國學也送魏試兩人拉後
卿同去後卿與父交際計較道女孩兒家只好讀書人暫時做秀才要子若當真去鄉試一
下偷中了舉人後魏樸出真情來就要鬧著奏請干係事體弄大了不好收場快便不得遂
托病不行魏樸兩生只得搬了自去赴試揭曉之日兩生多得中了閣後卿見兩家報捷也
自歡喜打點等魏樸之到家時方把求親之語與父魏樸說知不想安編兵備道與國老將不
合時值軍政考察開下若干款數還個揭帖到按院處魏樸說他冒用國語妄報功績後卿軍糧
累職臣按院參上一本奉聖旨著本處撫院提問此報一至問家合門慌做了一團也就有
許多衙門人尋出事端來總攬還虧得閣後卿是個出名的秀才衆人不致十分利害過不
多時兵道行牌到府說是奉旨犯人不宜疎縱把閣後卿收拍在府獄中去了閣後卿自把
生員出名去遞投訴就求候奏父親太守准了訴詞不肯召保後卿央著同窗兩個新中舉
人去見太守說得上司分付做不得情三人袖手無計此時魏樸之自揣道他家虛難之厚
和說不得求親的開話只好不提且一面去會試再說兩人隨行之時又與後卿作別樓
之道我門三人同心之友我兩人喜得僥倖方恨後卿因病虛虛不得同登不想又遭此家
難而今我們每每進京心下如割却是事出無奈多致意哀哀且自安心驕問我們若少得
進步必當出力相助來自此寬字中道此間官宜相護做定圖套隔人聞兄只在家被救未
必有益我兩人進去倘得好處簡見不若徑到京來商量與官翁尋個門路還是那邊上流
今古奇聞 卷二十四 六

頭好辨自寬在我輩也好相機助力切記切記撰之又私自囑咐道令姊之事萬萬留心不論得意不得意此番回來必求事請後鄉道開班現在不使兄失望便了三人灑淚而別聞彼卿自兩人去後一發沒有商量可救父親虧得官無三日急到有七日竟無非這些親子上下分派使用得停當獄中的也不受苦宜府也不來急急要問去在半邊做一件未結公案參將與女兒計較道這邊的官司既未開理我們正好做手脚我意要修下一個未不做成一個備細揭帖到京中訴冤只沒個能幹人去得心下躊躇未定聞彼卿道這件事須得孩兒自己去前日杜魏兩兄臨別時也叫孩兒進京去可以相機行事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也就好做靠傍了參將道幸得爾是個女中丈夫若現日到京畢竟停當只是萬里程途路上恐怕不便後卿道自古多稱艱難救父以爲美談他也是個女子況且孩兒男程已久游學已過一向算在丈夫之死有甚去不得難是路途遙遠孩兒弓矢可以防身倘有人盤問憑著胸中見識也支持得過不足爲慮只是單帶著男人隨去便有些不便孩兒想得有個道理家丁聞龍夫妻本是苗種多善弓馬孩兒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帶著他兩個連孩兒共是三人同走既有婦女伏侍又有男僕跟隨可以放心一直到京了參將道既然算計得停當事不宜遲快打點動身便了後卿道一面去收拾聽得街上報進士說選杜兩人多中了後卿不勝之喜來對父親說道有他兩人在京做主此去一發不難做事就揀定一日作急起身在學中動一紙游學呈是列個女書執照帶在身邊路經省下再察聽

察聽上司的聲口尙息你道問小姐怎生打扮
飄飄巾帽覆著兩眉青絲窄窄靴鞋套著一雙玉筍上馬衣裁成短後領帶性就下了一囊一張玉鞭弓想爾時妝成芙蓉多體態插幾枝雁翎箭著放處猿啼鳴落道高強爭美道能文善武的小郎君怎知是女扮男粧的喬秀才
路來到了成都府中聞龍先去尋下一所潔靜飯店聞後卿到歇下行李聞龍妻子取帶來的小菜幾件裝在碟內向店中取了一壺酒斟着慢飲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那坐的所與隔鄰人家窗戶相對只隔得一個小天井正飲之間只見那邊窗裡一個女子掩着半窗對面使卿不轉眼的看及至聞龍卿拾起眼來那窗開了進去遮遮掩掩只不走開忽地打個照面乃是個絕色佳人聞後卿想道原來世間有這樣美貌女子看官你道此時若個男人必然動了心就想粧些風流家數兩下眉頭眼角弄出無限情景來了只因聞後卿自己也是個女身那里放在心上一面取飯來喫了且自去衙門前打幹正事到得去了半日傍晚回店剛坐得下隔壁聽見這里有人听那女子又在窗邊來觀看後卿私下自笑道看我做甚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樣的正嗟嘆問只見門外一個老嫗走將進來手中拿著一個小碟兒見了後卿放下椅子道個萬福對後卿道隔壁景小娘子見舍人獨酌送兩件菓子與舍人當茶飲卿開看乃是南充黃柑順慶紫梨各十來枚後卿道小生偶經與此與娘子非成非親如何承此美意老嫗道小娘子說來此問來萬去干的人不曾見有舍人這等

丰稔必定是貴家出身及至問及說是家府中小舍人小娘子說這俗店無物可用叫媳婦
送此二物來解渴俊卿道小娘子何等人家却居此間壁老姥道這小娘子是并研景少卿
的小姐只因父母雙亡他依著外婆家住他家裏自有萬金家事只為尋不出中意的丈夫
所以還未嫁人外公是此間富員外這城中極與的客店多是他家的房子何止有十來處
進益甚廣只有這里幽靜些却同家小每住在開壁他也不敢主張把外甥許人恐怕錯了
對頭後來怨憤常對小娘子道憑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實對我說我就作主這個小娘子也
古怪自來會棟相人物再不會說那一個好方纔見了舍人便十分稱贊敢是與舍人是夙
世姻緣天遂到此成就俊卿不好答應微微笑道小生那有此福老姥道好說好說老媳婦
且去著俊卿道致意小娘子多承佳惠客中無可奉答但有心感盛情老姥去了俊卿自想
一想不覺失笑道這小娘子看上了我却不在費苦心吟詩一首印寄其意詩云

為念相如扇不禁
寂莫囊中綠綺琴

次日早起老姥又來手中將著四枚刺淨約熟雞子做一碗盛著同了一小壺好茶送到俊
卿面前道舍人請點心俊卿道多謝媽媽甚情老姥道這景小娘子昨夜吩咐了老身支
持來的俊卿道又是小娘子美情小生如何消受有一詩奉謝煩媽媽與我帶去俊卿就把
昨夜之詩寫在一幅桃花箋上封好了付與媽媽詩中分明是推却之意媽媽將去與景小

小姐看了景小姐一心喜若俊卿見他以相如此反認做有意于文君後遂二句不覺聲
謙讓的說話遂也回他一首和其正韻云

求玉瑤惠思不禁
願為比翼止同林

吟罷也寫在烏絲欄求上教老姥送將來俊卿看罷笑道元來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俊
卿見他來得緊生一個計較對老姥道多謝小姐美意小生不是無情爭奈小生已聘有
妻室不敢欺心妄想上覆小姐這段姻緣種在來世罷老姥道既然舍人已有了親事老身
去回覆了小娘子省得他牽腸掛肚空想壞了老姥去後俊卿自出門去打點衙門事務
求寬緩日期諸色停甚到了天晚纔回下處是夜無話來日天早這老姥又走將來笑道舍
人小小年紀到會博識花一般的娘子滾到身邊推着不要昨日回了小娘子小娘子叫我
問一問兩位管家多說道舍人並不會聘過娘子小娘子喜歡不勝已對員外說過少刻員
外自來奉拜說親好歹要成事了俊卿聽罷呆了半晌道這冤家却那里說起只索收拾行
李起來越早去了能吩咐能與店家會了鈔急得起身只見店家走進來報道主人富員
外相拜聞相公說罷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笑嘻嘻進來望見了俊卿先自歡喜
問道這位小相公想就是聞舍人了麼老姥還在店內也眼將來說道正是這位富員外把
手一拱道請過來相見聞俊卿見過了禮整了客座坐下富員外道老僕無事不敢冒叩新

客老漢有一外甥乃是景小卿之女未曾許人家舍甥立願不肯輕配凡流老漢不敢擅
做主張憑他意中自擇昨日對老漢說有個開舍人下任木店丰標不几願挑簪簪所以爰
老漢自來奉拜說此親事老漢今見足下果然俊雅非常舍甥也有幾分姿容况粗通文墨
實是一對佳偶足下不錯過的開慶卿道不敢欺老丈小生過蒙令甥愛豈敢自外一來
令甥是公卿嗣嗣小生是武弁門風恐怕高攀不著二來老丈任難中小生正要入京辨冤
此事既不曾告過又不好為此擔擱所以應承不得員外道舍人是簪纓世胃况又是席宮
名上指日飛騰豈分甚么文武門楣若為令尊之事慌速人京何不把親事又走了待婦時
稟知令尊方纔完娶既安了舍甥之心又不悞了足下之事有何不可問俊卿無計掙托心
下想道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如此相逼却又不十分過却打破心事我相魏撰之有竹
箭之緣不必說了還有杜子中更加相厚到不得不閃下了他一向有個主意要與骨肉女
伴中別尋一段姻緣以見我之情而今既有此事不若權且應承定下此女他日作成了杜
子中豈不為妙那時曉得我身須怪不得我說來萬一杜子中也不成那時也好開交
了不像而今碍手算計已定就對員外說既承老丈與令甥如此高情小生豈敢不受人提
挈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為定待小生京中回來上門來娶就是了說罷就在身邊解下
那個羊脂玉鬧妝双手遞與員外道奉此與令甥表信富員外千歡百喜接受在手一同老
姪去回覆景小姐道一言已足了員外就叫店中整起酒來與開舍人饒行俊卿推却不得

喫得盡歡而別富員外起身上路少不得風餐水宿夜住曉行不一日到了京城叫開龍先
去打聽魏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問著了杜子中的寓所元來那魏撰之已在部給假回去
了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不勝之喜忙差長班接到下處兩人相見寒溫已畢俊卿道小
弟專為老父之事前日別時承兩兄吩咐入京圖便切切在心後聞兩兄高發為此不辭跋
涉特來相托不想魏撰之已歸幸得吾兄尚在京師小弟不致失望杜子中道仁兄先將老
伯被誣事款做一個揭帖逐一辦明刊刻起來在朝門外逢人就送等公論明白了然後小
弟央個相好的同在兵部的條陳別事帶上一段就好好到本籍去生發出脫了俊卿道老
父有個本稿可以上得否子中道而今重文輕武老伯是按院題的若武職官出自辦他
們不容起來反致激怒弄壞了事不如小弟方纔說的為妙仁兄不要輕率俊卿道感謝指
教小弟是書生之見還求仁兄做主行事子中道異姓兄弟原是自家身上的事何勞可憐
俊卿道撰之為何回去了子中道撰之原與小弟同寓多時他說有件事要歸來與仁兄
商量問其何事又不肯說小弟說仁兄見吾二人中了未必不進京來他說這是不可慢期
况且事體要在家里做的必要先去所以告假而歸正不知仁兄今又到此可不兩相左了
敢問仁兄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俊卿明知是為婚姻之事却只推說道連小弟也
不曉得他為甚去為何地等不得兩個說了一回子中吩咐治酒接風就叫開家人女
頓好了行李不必另尋寓所只在此間同寓起先原是兩人同住的這寓所今去了魏撰之

個房子就有空下了。聞俊卿主僕三人還綽綽有餘。當下子中又吩咐打掃聞舍人的臥房。就拿出自己的榻來對鋪。說晚間可以聯牀清話。俊卿看見心裏有些發忤。兀起來想道：平日與他們同學。不過是日間相與會文會酒。並不看見我的起臥。所以不得看破。而今同臥一室之中。須閃避不得。露出馬脚來。怎麼處却又不沒個說話。可以推掉得兩處宿。只是自己放著精細。遮掩過去。使了。雖是如此。說却是天下的是。真難。像是假難。真亦且終日相處。這些細微舉動。水火不便的。所在那裏。遮掩得許多。聞俊卿日間雖是長安街上。去送揭帖。做看男人的勾當。晚間宿歇之處。有好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裏。子中是個聰明人。有甚不省得。覺道有些詫異。愈加留心。看觀越看。越發蹊蹺。這日俊卿出去。忘鎖了拜匣子。中偷揭開來一看。多些些文翰。束帖內有一幅草稿。上寫著道：成都綿竹縣信女聞氏焚香拜告。關真君神願。保父開釋冤情。早白自身安穩。還鄉竹箭之期。聞杜之約。答得如意。謹疏子中。見了拍手道：眼見得公案在此了。我枉為男子。被他瞞過了許多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只是後還兩句解他不出。莫不許過了人家。怎麼處心裏狂蕩。不禁忽見俊卿回來了。中接入房中。坐下。看看俊卿。只是笑。俊卿疑怪。將自己身子上下前後。看了一看。問道：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仁兄見晒之甚。子中道：笑你瞞得我。好俊卿道：小弟到此來做的事。不會瞞仁兄。一些子中道：瞞得多哩。俊卿自想：俊卿重委實。沒有子中道：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原說弟若為女。必當嫁兄。兄若為女。必當娶兄。可惜弟不能為女。誰知兄果然

是女。却瞞了小弟。不然娶兄多時了。怎麼還說不瞞。俊卿見說。心病臉上通紅起來。道：說是這般說。子中袖中摸出這紙頭來。道：這須是俊卿的親筆。俊卿一時低頭無語。子中就挨過來。坐在一處。笑道：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今却天遂人願也。俊卿急站起身來。道：行踪為兄。誠破抵賴不得了。只有一件一向承兄愛慕。兄之心非不有之。爭奈姻事已屬於撰之。不能再以身事兄。望兄見諒。子中愕然道：小弟與撰之同為俊卿密友。論把相與。意氣還覺小弟勝他一分。俊卿何得厚於撰之。薄于小弟。況且撰之又不在。此何反舍近而求遠。這是何說。俊卿道：仁兄有所不知。仁兄可見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子中道：正是。不解俊卿道：小弟因為與兩兄同學。心中願中所從。那日向天暗禱。箭處先拾得者。即為夫婦。後來這箭却落在撰之處。小弟說。是家姊所射。撰之遂一心想。把一個玉關。推為定此。時小弟雖未明言。心已許下了。此天意有屬。非是。小弟有厚薄也。子中大笑道：若如此說。來俊卿宜為我有無疑。俊卿道：怎麼說。子中道：前日齋中之箭。原是小弟拾得。看見輪上有兩行細字。以為奇異。正在念誦。撰之聽得。纔走出來。在小弟手裡接去。視著此時。偶然家中。按小弟回去。就把竹箭掉在撰之處。不曾取得。何嘗是撰之拾取。若論俊卿所卜天意。一發正是。小弟應占只撰之。他日可問。須撰不得。俊卿道：既是曾見箭上之字。可還記得。否。子中道：雖然看時。箭倉卒無心。也還記得。矢不虛發。必應。弦八個字。小弟須是姓。造不出。俊卿見說。得是。真心裏已自軟了。說道：果是如此。乃天意了。只是枉了魏蕪之望。空想了許多時。而今又趕

將回去日後知道便甚麼意思子中道這個說不得從來說先下手為強況且原該是我的就攙了俊卿求歡道相好弟兄而今得同長杭天上人間無此樂矣俊卿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帳內一任子中所為有一首詞調山坡羊單道其事 這小秀才有些兒怪樣走到羅幃忽現了本相本是個庠宮裏折桂的郎君改換了章臺內司花的主將金蘭契只覺得肉味馨香筆硯交果然是有筆如錦皺眉頭忍著疼愛的是良朋硬釘起胸懷揉著紫額出那知心酣暢用一番切切思思來也亞呀分明遠方來樂意洋洋思量一釋一釋是聯句的篇章慌忙為雲為雨這錯認了龍陽

事畢聞小姐整容而起嘆道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妾願遂矣只是哄了魏撰之如何回他忽然轉了一想將手牀上一拍道有處法了杜子中倒喫了一驚道這事有甚處法小姐道好教那君得知妾身前日行至成都客店內安歇主人有個甥女窺見了妾身對他外公說這要相許是妾身想個計較將信物權定推道歸時完娶當時妾身意思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約恐怕冷淡了郎君又見那個女子才貌雙全可為君配故此留下這頭姻緣今妾既歸君他日回去魏撰之題起所許之言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豈不兩全其美況且當時只說是姐姐他心裏並不會曉得是妾身自己也不是哄他了子中驚訝道原來小姐在途中又有這般奇事今若說配與撰之不惟見小姐在友誼上始終全美就是與小姐配合與撰之也無嫌矣還有一件要問途中認不出是女容不必說了但小姐雖然男姓同兩個男

僕行走好些不便小姐笑道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他兩個元是一對夫婦一男一女打扮做一樣的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動不必避嫌子中也笑道有其主必有其僕有才思的人做來多是奇怪的事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拿出來與子中看子中道世間也還有這般的女子魏撰之得此也好意足了小姐再與子中商量著父親之事子中道而今說是我丈人一發好措詞出力我吏部有個相知先央他把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方就好營為了小姐道這個最是要著郎君在心則個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教日之間推陸木上已把兵道改陞了廣西地方子中來回覆小姐道對頭已去我今作速討個差與你回去救取岳丈了事此間已是布置無虞擬上來無不停當小姐愈加感激轉增恩愛子中討差解到山東地方就便回籍小姐仍舊扮做男人一同聞龍夫妻擊已帶箭昭昭前赴東驛馬傍著子中的官轎家人原以舍人相呼行了幾日將過鄭州曠野之中一枝驛箭探著官轎射來小姐曉得有歹人來了吩咐轎上你們這管前走我在此對付他真是忙家不會會家不忙取出發弓扣上弦搭上箭只見百步之外一騎馬飛也似跑來小姐扯開弓喝聲道著那响馬不特防備早中了一箭倒掉下馬在地下了小姐疾鞭坐馬趕上了轎子高聲道賊人已了當也放心前去一路的人多贊稱小舍人好箭個個是懼子中轎裏得意自不必說自此完了公事平穩穩到了家中父親聞參將已因兵道陞去保候在外小姐進見備說京中事體及杜子中營為調去兵道之事參將感激不勝說道如此大恩何以為報小姐又把被也

識破已將身子嫁與其他同歸的事說出參將也自喜歡道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你快改了姓趁他今日榮歸吉日我送你過門去罷小姐道姓還不好改得且等會過了魏櫻之面參將這正要對你說魏櫻之自京中回來不知為何只管叫人來打聽說我有個女兒他要來聘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是來說你了及至問時又說是同舍舍人許他的因不知爾的事我不好回得只是含糊說等回家你而今要會他怎的小姐道其中有許多委曲一時說不及父親日後自明正說話開魏櫻之來相拜元來魏櫻之正爲前日婚約事在中心中放不下故此就回不想問着問舍人又已往京叫人打聽舍人有個姐姐的說話一發言三語因不得明白有的說參將有兩個舍人一大一小並無女兒又有的說參將有個女兒就是那舊舍人弄得魏櫻之滿肚疑心胡猜亂想見說開舍人已回所以亟亟來拜要問明白開小姐照舊時家數接了進來寒溫已畢撰之急問道仁兄令姊之說如何小弟特爲此給假趕回小姐道包管有一位好夫人便了撰之道小弟叫人宅上打聽其言不一何也小姐道兄不必疑玉閣粧已在一個人處待小弟再略調停準備迎娶便了撰之道依兄這等說不像是令姊了小姐道杜子中盡知端的兄去問他就明白撰之道兄何不就明說了又要小弟去問他人小姐道中多委曲小弟不好說得非子中不能詳言說得魏櫻之愈加疑心他本要去拜杜子中就急忙起身來到杜子家中家裏不及說別話忙問後卿所言之事子中把京中同寓識破了他及身已成了夫婦的始末根由說了一遍魏櫻之喜得

木呆道前日也有人如此說我却不信誰曉得開後卿果是女身這分明是我的姻緣平日錯過了子中道怎見得是兄的撰之道當初拾箭時節就把玉閣粧爲定的說話子中道箭本小弟所拾原係他向天暗卜的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不曾與兄取得此箭今仍歸小弟原是天意見前日只認是他令姊原未嘗屬意他自身這個不必追悔兄只管鬧粧之約不脫空罷了撰之道符已去矣怎麼還說不脫空願道當真還有個阿姊子中又把問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道其女才貌非常那日一時難推就把兄的玉閣粧攆定在被而今想起來這其間有個定數了豈不是兄的姻緣麼撰之道怪不得開後卿道自己不好說元來有許多委曲只是一件雖是開後卿已定下在彼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小弟難以自謀何由得成子中道小弟與開氏雖已成夫婦還未曾見過岳翁打點就是今日迎娶少不待這借重一個婢的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做一做小弟成禮之後代相恭敬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撰之大笑道當得當得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夢中又被兄占了頭等而今不使小弟脫空也還算是好了既是這等小弟先到開宅去道意兄可隨後就來魏撰之易了冠帶竟到開家此時聞小姐已收了女粧不來相接了開參將出迎到堂中坐下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開參將道小女嬌痴熟學得承高賢不棄今幸結此良緣兼蒙倚玉惶恐惶恐間參將已打點本自送女兒過門成親請色整備停當門上報說杜翁出迎親了鼓樂喧天杜子中烏紗帽大紅袍四人轎擡至門前下轎步入真是少年郎君人人稱羨走

到堂中站了位次拜見了開參將請出小姐來又一同行禮謝了碑撰之啓轎而行迎至家中拜告天地見了祠堂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舊朋友喜喜歡歡一椿事完了只有魏撰之有些眼熱心裏這一樣的同窓朋友偏是他兩個成雙平時杜子中分外想愛常恨不將男作女好做夫婦誰知今日竟遂其志也是一般奇話了只所許我之事未知果是如何次日就到子中家裏賀喜隨問其事子中道昨晚弟婦就和小弟計較今日專為此要同到成都去弟婦誓欲以此報兄全其日信必得佳音方來回報撰之道多感厚情一樣的同窓也該記念著我的冷語但未知其人果是如此何子中走進去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與撰之看了撰之道果得此女小弟便可以不如見矣子中道弟婦贊之不啻以大略不負所舉撰之道這事做成員愈出愈奇了小弟在家欣望俱大笑而別杜子中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聞小姐道他盼望久矣也怪他下得只索作急成都去周全這事小姐仍舊帶了聞龍夫婦跟隨同杜子中到成都來認有前日飯店寓下了杜子中叫聞龍拿了帖徑去拜富員外見說是新進士來拜不知是甚麼緣故喫了一驚慌忙迎接進去坐下問道不知為何何大人貴足賜臨賤地子中道學生在此經過聞知有位景小姐是老夫舍甥才貌出眾有一敝友他叨過甲第了欲求為夫人故此特來奉訪員外道老漢是有個甥女他自要擇配前日看上了了一個進京去的聞舍人已納下聘物大人見教遲了子中道那聞舍人也是做友學生已知他另有所就不來娶令甥了所以敢來作伐員外道聞舍人也是讀書君

子中已留下信明心相許怎慢得人家兒女舍甥女也畢竟要等他的回信子中將出物日景小姐的詩箋道老夫試看此紙不是令甥寫與聞舍人的麼因為聞舍人無意來娶子故把與學生做執照來為做友求令甥即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員外道這來着認得是甥女之筆況吟道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聘過了不信其言這他應承的元來實真有這話老漢自與甥女商量一商量來回覆夫人員外別了進去了一會出來道適聞甥女見說甚是不快他也說得是就是聞舍人果然負心是必等他親見一面還了他玉蘭桂以為訣別方可別說嫌親子中笑道不敢欺老夫說那玉蘭桂也即是做友魏撰之的聘物非是聞舍人的聞舍人因為自己已有姻親不好回得乃為做友轉定下了是當日埋伏機關非今日無固至此也員外道夫人雖如此說甥女豈肯心服必得聞舍人自來說明方好處分子中道聞舍人不能復來有拙荆在此可以一會令甥他與令甥說這些備細令甥必當見信員外道既尊夫人在此正好與舍甥面會一會有言可以盡吐省得傳消息就前月老漢來接取杜夫人老姥一見聞小姐舉止形容有些面善只是改粧過了一時想不出一路想若只道疑疑過開壁裡邊景小姐出來相迎各叫了萬福聞小姐對景小姐笑道認得聞舍人否景小姐且模樣斷像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答身夫人與聞舍人何親聞小姐道小姐係等識人難道這樣眼鈍前日到此過蒙兒愛的舍人即妾身也景小姐喚了一聲仔細一認果然一毫不差連那老姥也在旁拍手道是呀是呀我方纔道面龐執得緊那知就

是前日的舍人景小姐道請問夫人前日爲何這般打扮聞小姐道老父有難進京辨冤故喬粉作男以便行路所以前日過蒙見愛再三不肯應承者正爲此也後來見難推却又不敢實說真情所以代友人納聘以待後來說明今納聘之人已登黃甲年紀也與小姐相當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與小姐了此一役姻親報答前日厚情耳景小姐見說半响做聲不得老姥在旁道多謝夫人美意只是那位老爺姓甚名誰夫人如何也叫他朋友人聞小姐道幼年時節曾共學堂後來同在庠中與我家相公三人年貌多相似是異姓骨肉知他未有親事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這人姓魏他一表人物就是相公同年也不辱沒了小姐小姐一去也就做夫人了景小姐聽了這一篇說話曉得是少年進士有甚麼不喜歡叫老姥陪了聞小姐背地去把這些說話備細告訴員外員外見說是個進士豈有不竄撥之理真是一個讓個一肯回覆了聞小姐轉說與杜子中一言已定富員外設起酒來謝媒外面款待杜子中內裏景小姐作主款待杜夫人兩位小姐說得甚是投機盡歡而約散定了回來先叫魏撰之納聘揀個吉日迎娶回來花燭之夕見了模樣如獲天人因說起聞小姐鬧姓納聘之事撰之道那聘物元是我的景小姐問如何却在他的手裏魏撰之又把手時竹筒題字杜子中拾得掉在我手裏認做零有個姐姐故把玉閣姓爲聘的根由說了一遍一齊笑道彼此夙緣顛倒倒皆非偶然也明日魏撰之取出竹筒來與景小姐看小姐道如今只該還他了撰之就提筆寫一柬與子中夫妻道

既歸玉環返鄉竹筒兩段姻緣各從其便一笑一笑寫罷將竹筒封了一同寄去杜子中收了與聞小姐折開來看方見八字之下又有魏撰記三字問道若何解開小姐道此妾聞中之名也子中道魏撰之錯認了小姐就是此三字了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三字這箭如何肯付與他聞小姐道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那裏又有這景家此頭親事來子中點頭道是也戲題一柬答道

環處舊物箭亦歸宗兩俱錯認各不落空一笑一笑從此兩家往來如同親弟兄姊妹一般兩箇甲乙合力與聞參將辨白前事世間情面那裏有不讓縮綽的逐件贓罪得以開釋只處得他革任回家聞參將也不以爲意了後邊魏杜兩人俱爲總官聞景一小姐各生子女又結了婚姻世交不絕這是蜀多才女有如此奇怪怪怪的話若論卓文君成都當鋪黃崇嘏相府掌記却又平平了詩曰

世上誇稱大丈夫

不聞巾幗竟爲儒

朝廷若也開料取

未必無人待買沽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三十四卷終

--	--	--	--	--



